簡約的古代短信

李凱源

文化經緯

短信，是目前手機使用者傳遞信息、表意寄情，最便捷的手段。文本形式的短信，在我國春秋時代即出現，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古代的書、箋、函、啓、札、牘、帖等，其簡短者均爲短信。有些短帖，由於書寫者爲大書法家，那些隨意書寫的紙條，內容並不重要，書法反而成爲國寶，世代流傳。北京故宮中的「三希堂」，乾隆帝在此收藏着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的二十四個字的《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二十二個字的《中秋帖》和王珣的四十七字的《伯遠帖》，均爲稀世珍品，故名爲三希堂。這三個帖子的內容都是短信，卻以書法名作而傳世。書法家顏眞卿的《與李太保乞米帖》也是短信名篇。顏眞卿任刑部尚書時，家中無米爲炊，於是就寫了一個便條（短信），派人到李太保家中借米。短信的內容爲：「拙於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月。今又罄竭，詆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惠及少米，實濟艱難，仍恕干煩也。眞卿狀。」這封四十四個字的短信，敘事清楚，要求具體，從中也看到作爲朝廷大員的刑部尚書，爲官清廉到全家人連熬粥的米都沒有，不得不向老友去乞借的史實。

有的短信善於描寫抒情。南朝梁學者劉峻爲朋友送去一些橙橘，並附上一篇短信，後人名爲《送橘啓》。原文爲：「南中橘柑，青鳥所食。始霜之旦，採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巽人。皮薄而味珍，脈不黏膚，食不留渣，甘逾萍實，冷亞水壺。可以熏，可以毛鮮，可以漬蜜。氈鄉之果，寧有此邪！」劉峻用六十四個字，把橘子的美形、美味，可聞香，可生食、蜜餞的特點，描述的精妙入微，幾可作爲文學精品來誦讀。再如曹丕的《與吳質書》，介紹葡萄的味道特點：「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倦。」與《送橘啓》有異曲同工之妙。

請柬類的短信，古代也頗受重視。清人吳錫麒，邀請友人張心甫同遊杭州寶石山，短簡爲：「枕上聞鳥聲關關，披衣起盥，日色已上紙窗。望寶石諸山，軒豁呈露，笑黛宛然。足下能同一遊乎？已買小舟以待。」寥寥四十三個字，寫景寫情，讓人嘆爲觀止。以詩歌邀友人相聚飲酒，是以韻文形式寫的短信。白居易的兩首五絕：「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小榼二升酒，新篘六尺床，能來夜話否，池畔欲秋涼。」應是詩柬的代表作。

古人對短信是經過周密思考後認眞撰寫的。明末清初的宋祖謙寫給胡元潤的短信，用三十一個字評論繪畫寫生藝術的似與不似的問題：「寫生，趙昌意在似，徐熙意在不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少陵之於詩也。」意惟期多，字則求少，對比分析，理深意明。用短文講道理，尤其難爲。章世純給其弟子饒子正寫了一封論財的短信：「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智，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偽：此之謂財。」這三十個字，可以作爲一篇論文來讀，意旨深刻，字字珠璣。還有一篇文字極爲簡短的答謝信，可供欣賞。沈守正受到王獻叔贈送的蘭花後，寫信致謝：「蕙何多英也？謝。」您饋贈的蕙蘭怎麼會有這麼多的花朵呀？太感謝了！六個字的短信，承載着無盡的花香友情。劉勰在《文心雕龍·書記》中說，簡牘「貴在明決」「辭若對面」。「貴在明決」，是說短信文字雖少，要把事情和觀點，說得清楚明白。「辭若對面」，即指寫信人與收信人對面相視，寫信人的形象、品格、道德、修養、文化、功力，透過短信已展示在對方面前。文品即人品，古代短信的優秀傳統，在新時代的新短信中，仍有可資借鑒的精華。

屯溪老街 汪蘋 攝

在屯溪逛老街

汪蘋

天南地北

屯溪老街，素有「活動着的清明上河圖」之稱，建於宋朝，距今有數百年的歷史了。早在三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見到它的時候就被它吸引了。這條老街兩旁的房屋是粉牆黛瓦，中間一條窄窄的石板路蜿蜒約二、三里路長。有幾家老字號，如中藥舖「同德仁」店、醬園「程德馨」等，且大多是前店後坊的格局。衆多商家店舖裡大多賣的茶葉是「屯綠」和「祁紅」，有幾家賣百貨的，也有賣油條、燒餅、餛飩的小吃店，還有一家廢品回收店。每個星期天我和師範學校的同學就會一起來逛屯溪老街，買幾個小燒餅解解饞。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屯溪老街的店舖大多是賣文房四寶，少數賣各種旅遊商品，除了一些有黃山地方特色的徽墨硯雕外，不少都是大路貨。因而逛屯溪老街的興趣便放在了觀看店名上了，久而久之，也看出了些名堂來。

先說賣茶葉的店舖。現在已經很少有只打「屯綠」和「祁紅」的招牌了。因爲茶葉品種的繁多，商家便在出售的茶葉筒外邊標注上該茶葉的品名，什麼黃山毛峰、太平猴魁、松蘿茶有機茶……而店舖的名字，往往就根據茶葉產地而成爲「××茶基地直銷」；有的茶葉店則以人名爲店名，如「陸羽茶莊」、「汪滿田有機茶銷售中心」；也有吸引遊客眼球的「茗香茶莊」、「放心茶」、「富隆莊」和佐以茶點的「救駕餅舖」等，而老街上的不少店舖則改爲賣土特產品（如黃山貢菊、筍衣筍乾、黑木耳、乾蕨菜等）和各種旅遊品了。屯溪老街上最多的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各樣名字不同的銷售徽墨歙硯等文房四寶的店舖，名字有以「閣」、「堂」、「軒」、「樓」等命名的，如「藝雲閣」、「藝海堂」、「聚寶堂」、「外婆家硯堂」、「觀趣堂」、「舒榮堂」、「宣和堂」，「徽寶樓」、「萬粹樓」、「德陽樓」，「薈萃軒」、「古品軒」、「集雅軒」、「步雲軒」；有以「齋」、「園」、「館」命名的，如「徽寶齋」、「三百硯齋」、「八百硯齋」、「九百硯齋」，「怡園」、「馨藝園」，「徽州定製館」、「硯雕藝術館」、「三雕藝術館」等；還有些店舖名給人一種古老的感覺，如「胡開文」、「裕盛昌」、「昱升昌」、「硯雕世家」、「茂槐」等。至於「老街筆莊」、「楊文筆莊」則一看店名和懸掛着的巨大毛筆就知是賣筆的，老街上還有賣各種玉石的「玉石坊」、「華芳玉行」、「石語堂」，有兼賣中藥、石磨的「石翼農」，賣瓷器的「國泰」以及「老銀樓」、「唐錦」「雅緣」、「怡鳳」、「寶中寶」、「土布藝術館」等等衆多名目繁多、銷售貨物品種不同的各種店舖。

徜徉在屯溪老街上，除了可以欣賞到這些頗含徽文化內涵的店名外，現在還可以見到一些另類的風景，譬如，你可以看到老街上流動着的餛飩攤「汪一挑」、「吳一擔」，擔着百年大銅壺的徽州八寶粥擔，現場以名題詩、作畫的藝人，在滾燙的開水中拉出蠶絲的現場表演的身着藍印花布的女工，絡繹不絕的穿着各種服飾、操着各種口音的中外遊客……這時，便會有一首專爲屯溪老街創作的《逛老街》歌曲迴響在耳旁：「走進唐宋元明清，走進清明上河圖，一條石板一行詩，引我醉入老街賦。/老字號燦爛話徽商，馬頭牆高高說遠古，同德仁，程德馨，還有那徽墨歙硯老店舖。/古玩店笑迎四海客，土特產琳琅又滿目，胡開文，徽寶齋，還有那徽菜館的毛豆腐。/長長一條步行街，只願走進不願出，老街一逛精神爽，讚我中華一明珠。」

如水之交憶Z君

方夏

域外漫筆

那是十五、六年前的事，兒子在波士頓上學，我探親之後回國時在三藩市轉機，以便對這個城市作「深度遊」。那些日子我經常揹着相機在downtown各處閑逛。一日，在Market St.地鐵站出口處遇見一位大學時在學生會一起搞宣傳的女同學，我們彼此指着對方幾乎同時叫出名字，這時大家都很興奮，因爲是在異國他鄉巧遇又是幾十年未曾見面竟能準確無誤地叫出對方的姓和名，這說明雖然歲月流逝，老去的面容變化卻不算太大，這位L同學移居Berkley快三年。交談中提及當年學生會宣傳部的「頭」，而今旅居美國已經四十餘年的Z同學。她與之時有電話聯繫卻尚未謀面，於是邀我一起去造訪，我與Z同學雖在工作上接觸頗多，但私下沒有更多交往。初來乍到有此機會與老同學相聚當然不想錯過。

數日後我們相約直奔Z同學在一僻靜處開設的中餐館見面。經過半個多世紀風風雨雨初次見面Z同學的激動並未溢於言表，而是很平靜地敘述她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畢業後的經歷：如何先由上海去香港結婚，隨後又來美國定居；上大學的女兒是從妹妹那裡領養來的；推出的中餐品種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她的丈夫深諳中國歷史文化，他向常來就餐的美國白人（其中不乏國會議員）介紹國粹，使他們聽得痴迷，一些常客因此和他們成爲朋友。她的故事也讓我們聽得津津有味。

Z同學雖然於室內設計這一行並不是「裡手」，她的餐廳裝飾卻有其獨到之處，沒有沿襲國外中餐廳老一套：又是大紅柱子，又是龍鳳呈祥，外加一個金光閃閃的雙喜字。而是將木樑、壁柱做成灰綠，牆面則是淺灰，配以白色桌布，給人感覺有一種遠離俗流，中西合璧的典雅品味。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處主要牆面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文學作品封面圖案爲藍本作裝飾，這一手筆使我眼前一亮，它除了反映餐廳主人酷愛文學外，同時說明她對那個時代風靡一時的Art Deco設計風格的鍾情。由此可見，因其藝術修養非同一般，故其構思略勝人一籌，從這裡我們始對她有所了解。

在餐廳我們邊吃邊聊，回憶當年校園生活思想改造，如何挖掘資產階級思想根源，如何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線。談到這些不禁啞然失笑，恍若隔世。不知不覺已是半夜時分。我和L同學此刻已無法回自己的住處，不得已只得留宿主人家。

Z同學的住所在三藩市最高處——Twinfeak，居高臨下可俯瞰全城，也許是破例留宿友人，或是臨時決定沒有準備，我和L同學都安排在客廳裡休息，每人分發毯子一條，便各據一角，和衣而睡。其實此時已無睡意，只是昏昏沉沉閉目養神，不多時忽聽得她家那條大狗突然狂吠起來，夾雜着來回奔跑的踏踏聲。一時間不明就裡，只得把毯子將頭緊緊裹住，以防萬一。不一會喧鬧聲驚動樓上主人，等他們下來後，這場「騷亂」才告平息。經介紹方知是一場犬貓爭食之戰。Z同學並沒有出於本能將擾得他們不能入睡的怨氣出在貓的身上，反之深表同情地發出感慨：人們在這裡不停地興建住宅，慢慢地這山頭就要佔完，逼得這些可憐的小動物無法生存，牠們不得已竄入人家來「分享」狗食。面對這種現象心態卻非常坦然，說明Z同學是很理智的。這又使我對她刮目相看。

再次踏上美國這片土地是在七、八年後，兒子已結婚並有了孩子，在紐約州的一所大學執教，這次我和妻子同去探親，回國前我與Z同學作了一次禮節性通話，當她知道我們仍借道舊金山回國，便盛情邀請我們和她小敘，並爲這次相聚作了精心安排：先是英式下午茶，再去舊金山藝術宮——The Palace of the Legion of Honor參觀畫展。關於英國式下午茶早有所聞，他們喝茶時的禮儀、環境、餐具等都有嚴格要求。而Z同學帶我們去的這家茶室並不太講究，那種英國式奢華室內裝潢和正襟危坐彬彬有禮的繁瑣禮儀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非常親情化的擺設，感覺一種布爾喬亞的情調。軟座是從各處收集來的精緻小沙發，布置非常隨意。有些空間用展出精美瓷器的玻璃櫥作隔斷，牆上掛的也是可選購的瓷盤、瓷碟。據說這裡的前身就是一家瓷器店，儘管不像想像中的英國茶室，我們還是從那三層的點心架、乳酪司康餅和迷你的小點心以及那預先加熱的杯子這些特色中體驗到英式午茶的風情，讓我們開了眼界。

藝術宮正好上次來三藩市沒去過。除了常年展出的繪畫作品外，我們還參觀了一位不太熟悉的荷蘭女畫家的個展。畫展非常精彩，無論獨特的構思，嫻熟的技巧，浪漫主義風格都使我震撼。雖然我們曾去過紐約、華盛頓、巴黎等城市的博物館，在那裡欣賞到那些傳世佳作，也許因爲對那些作品太熟悉又加之鋪天蓋地的印刷品之故，卻沒有像這個展覽令我們產生如此激情（也許這是對待經典的粗暴）。但在匆忙中忘記該畫家的名字，深以爲憾。

特地安排這次參觀是因爲Z同學記得我畢業於建築系，使你感受到她的細心和對建築人的理解。因此想起了一件往事：八十年代因一個項目經常與一位身爲建築師的某設計院院長接觸。當和他談論繪畫雕塑希望與他交流時，他以一種驚訝的口吻說：哦，想不到你還對繪畫、雕塑有所研究？這說明此君對此並無興趣，這個話題也就這樣畫上了句號。相比之下，Z同學認爲一個建築人對相關藝術的愛好是天經地義的。由此又發現她對「藝術」理解的深度甚至高於某些專業人士。

爲我們全程駕車也值得一提是因爲她平日深居簡出，更很少駕車遠行，故對道路不太熟悉。於是一面開車一面用手機向女兒求助，我們爲此深受感動。我與之並非深交，平時也從不聯繫，那年造訪有L同學陪同，所幸免於尷尬（她有些健忘，曾得罪了個別同學）。這次她與我妻子初次見面，卻也一見如故。

經過這兩次交往對Z同學有了進一步了解，她有美國式的開朗，中國式的細膩，某些方面高於常人的思想境界與藝術修養。她究係何人？此啞謎至此似應給讀者有個交代。當你們得知她的大名，你也許知其人，你也許就是她好友。她即爲著名京劇藝術大師，麒派創始人——周信芳的次女，五十年前上海聖約翰大學（該校已於一九五二年停辦）曾經之校花，現今之自由撰稿人——周易（采蘊）是也。

《寄天國裡的母親》

許定銘

醉書亭

從舊書拍賣網站上拍得李海眉的《寄天國裡的母親》（香港松柏出版社，一九六〇），使我對很有自信的「記憶力」產生懷疑！

李海眉即本港專研中國現代文學的史家李立明（一九二六—）。我一九七〇年在《中報週刊》的附刊《文社線》上連載《香港青年文運的回顧》，結識了一九五〇年代活躍於香港青年文壇，曾參加《靜靜的流水》、《棠棣》和《沙漠的綠洲》等合集籌組工作的李立明，他寫作勤快，當時已出了兩本散文集《寄天國裡的母親》、《心泉流迹》和短篇小說集《女皇》。他把書各送我一冊，還說處女作《寄天國裡的母親》要再版了，叫我寫篇讀後感，後來還附於一九七一年再版的書後。只不過是近四十年的舊事，何以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好像從未見過此書，完全忘記了有錢穆的題字和謝冰瑩的序？

這本包括三十八封信，厚達一百八十餘頁的散文集，是作者寫給他在天國裡母親的信，報告他一切的生活實況，很有連貫性，可視爲一本長篇小說看。在這裡，我們看到一位華僑子弟如何刻苦奮鬥，我們看到了沸騰在年輕人血液裡的生命力。《寄天國裡的母親》裡的信，感情眞摯動人，賺人熱淚，而且寫的都是事實，是李立明年輕時代的血淚史。

雜拌西施

司葆華

飲食男女

小鎮往東二里地光景，是一片新興工業園，幾個廠子建起來，跟着大大小小的飯館也一眼兒地冒出來。那名字都叫的五花八門的，什麼老五驢肉，王二拉麵，都是一俗到底的名兒，滿世界都是的，大家見多不驚了。有家「雜拌西施」倒是搶眼得很。噴繪招牌上古裝美女巧笑倩兮，素手纖纖捧一碗五色斑斕的雜拌，呼之欲出地招攬着南來北往的行人。

飯店舖面不大，是個夫妻店。男人不怎麼說話，話都叫老闆娘說了。她一口東北腔，整天像播着小品，惹得笑聲不斷。老闆娘模樣齊整，再年輕幾歲，眞能和招牌上的那位美眉有得一拚。有關雜拌西施的得名，叫大家好一番考證，結果衆說紛紜，版本不一。有人說老闆娘早先是有夢的文學青年，無奈到底都沒寫出個名堂，遂投筆操勺，闖到關內嫁了人。與文學到底還有那麼點兒藕斷絲連，這不，小店名字就是克隆魯迅的「豆腐西施」呢。也有人說人家老闆娘雖說徐娘半老，可還對自個兒臉蛋超級自信，乾脆本姑娘就叫西施得了。甚至還有人說，人家的小名就是西施。因此這麼個店名也便順理成章。別管怎麼說，現在雜拌西施的名氣是出來了，那人氣也是嗖嗖上竄，生意好得不得了。

說一千道一萬，名字再怎麼有說道，也刺激不了大家舌尖的味蕾；能叫大家聞香下馬，爭先恐後地變成回頭客，靠的還是一把勺子上的功夫。飯店雖是雜拌作主打，其實熱炒啦冷拼啦，都能隨叫隨上，甚至燉上兩個大碗也能應付得來。可把雜拌弄成招牌，西施也眞算琢磨透了大家的心思。在我們這裡，燒雜拌開始是做酒席的邊角料。什麼大小紅白丸子，豬肝羊肺，海參魷魚，內容就同包羅萬象的火鍋，什麼都能往裡涮。經濟實惠加上口味不差，於是相沿成習，作爲小吃到現在都火得可以。就是正兒八經的宴席，最後一道雜拌上來，還是大家舉箸紛紛的搶手菜。少了那口雜拌，就少了那份貼心貼肺的舒坦。在西施這裡更是。不管三兩人的小酌，還是八九人的聚餐，雜拌都是不變的壓軸。

手藝有過人之處以外，用料上西施也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比方說吧，她就比人家多出來了吊雞蛋皮兒。以前雜拌裡吊雞蛋皮是個講究。她現在講究起來那還是一點樣兒都不走。做雞蛋皮叫「吊」，她吊的雞蛋皮薄如蟬翼，柔軟勁道，用食用色素染成的赤橙黃綠幾色。雜拌熱騰騰盛好，再把雞蛋皮混着香菜沫一溜勻勻撒開，頓時碗裡一派姚黃魏紫，柳綠桃紅，叫你食慾大動胃口開。這位來自白山黑水那嘎達的東北妹子，如何能整出像她臉蛋一般養眼的美味，這又是叫大家考證紛紛的謎團。有一位終於在連吃了兩大碗以後開起玩笑：大妹子，我算是搞明白了，你這雜拌味道這麼饞人，裡面八成用了大煙。西施立馬笑得花枝亂顫：哎喲，你大哥說有就有吧，不然咋能把大家都整上癮呢。

冬過黃河

戴永夏

黃河是我國第二大河，在交通不很發達的過去，兩岸的來往很不方便。平時，人們過河多乘渡船，枯水季節也可從少數浮橋上通過。但嚴冬一到，長河冰封，這時過河就比較困難。

從前天氣比現在冷，一到冬至「入九」，黃河便開始冰凍，民間稱作「叉河」。「叉河」以後，有時河水不是一下子全結冰，其規律是「頭九叉河二九開，二九不開等春來。」黃河一封凍，順河船和渡口船全部停航，人們要過河，就要靠踏着冰凌步行。

過去有一種傳說，說是頭天夜裡「叉河」，第二天早晨若看見冰上有行人的腳印，有急事的人就可以履冰過河了。要是冰上不見腳印，不管封凍了多少天都不能過河，據說這叫「神仙引道」。當然這只是傳說而已，其實誰也沒有眞正見到過神仙的腳印，履冰過河靠的還是前人積累的多種經驗。

「叉河」以後，人們有急事要過黃河，預先總是試了又試。過河人都要拿一根長長的棍子，行進中一聽見腳下冰凌響，或是見到冰上有裂紋，立即卧倒躺在緊抱的棍子上，或滾或爬，迅速離開危險的地方。若是幾個人結伴過河，行進中幾個人要拉開距離；攜帶的物品不能肩扛背馱，而要拴上繩子在冰上拉着走。這樣小心地過了河，一顆提着的心才放下來，連說「萬幸，萬幸！」所以沒有十分要緊的事，誰也不肯冒險過河。

若官員執行緊急公務或商人急需運送貨物，非乘船不可時，在冰封不太厚的情況下，也可破冰行船——即人工將冰打碎，給船開出一條路來，船在冰縫中慢慢行駛。劉鶚在《老殘遊記》中，就曾寫到在結冰的黃河裡打冰的情景：過了原來的地方，再往下走，只見有兩隻船，船上有十來個人都拿着木杵打冰，往前打些時，又往後打。河的對岸，也有兩隻船，也是這麼打。

但靠破冰來行船十分有限。不但堅冰封凍時冰路難開；一遇氣溫驟降，砸開的冰也會很快凍上，連打冰的小船也會凍在冰裡，所以要過河還是得靠履冰步行。正如《老殘遊記》上寫的：

次日早起，再到堤上看看，見那兩隻打冰船，在河邊上，已經凍實在了。問了堤旁的人，知道昨兒打了半夜，往前打去，後面凍上；往後打去，前面凍上。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大總等冰結牢壯了，從冰上過吧。

當然，履冰過河也會遇到許多意外情況。如「叉河」以後，如果冰下水流減少，冰面會下沉，這叫「塌凌」；如果冰下水流增大，將冰面鼓起，這叫「崩凌」。「塌凌」和「崩凌」都會突然發生，這對於履冰過河的人來說，都是特大的險情。

黃遵憲的香港情結

黃元

人與事

一八四二年，一紙《南京條約》，使香港淪爲英帝國的殖民地。香港最高峰的扯旗山上，大清龍旗降下了，換上了米字旗。從此，國人的眼中流淌着無盡的屈辱淚水；愛國詩人黃遵憲，更是終其一生，經受着喪權辱國的痛苦煎熬。

一八七〇年，二十三歲的黃遵憲認定「儒生不出門，勿論當世事。論時貴知今，通情貴閱世」，隻身訪問了香港，寫下《香港感懷》五律十首，表達對領土割裂的遺憾和痛苦。此時香港在異族統治下，已歷三十載。這裡是洋人的天下：「酋長虬髯客，豪商碧眼鬍」、「民氣多膽行，夷言學鳥音」；十里洋場的冒險家樂園內，紙醉金迷、人慾橫流：「沸地笙歌海，排山酒肉林」、「蠻雲迷寶髻，脂夜蕩花妖」。

詩人以傳統詩筆，敘寫新鮮事物。組詩形象地展現了香港開埠以來迅速發展變化的面貌，猶如一幅色彩絢爛的歷史畫卷。這裡廣厦連雲、寸金尺土：「彈指樓台現，飛來何處峰」、「連環屯萬寶，尺土過寸金」；街頭站立巡警、港口飛駛船艇：「街彈巡赤棒，獨少市聲囂」、「飛輪齊鼓浪，祝炮日鳴雷。」

離港之際，詩人低首沉思：割地求和，歷史恥辱，誰是罪魁禍首？——「豈欲珠崖棄，其如城下盟？」、「六州誰鑄錯？一慟失胭脂。」他滿懷悲憤，遙望扯旗山，竟誤把米字旗當作了大清王朝的龍旗：「山頭風獵獵，猶自誤龍旗。」

一八八五年，就任美國三藩市總領事的黃遵憲乞假回國去廣西梧州探望父親，第二次訪問了香港。二遊香港，詩人無限感慨，賦七絕《到香港》一首：「水是堯時日夏時，衣冠又是漢官儀。登樓四望眞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詩人一八七二年留學日本，一八七七年出任駐美國三藩市總領事，離別祖國已經十三個年頭。來到香港，登樓四望：堯時的水、夏時的日，吾土吾民，分外親切；卻「不見黃龍上大旗」，心中的迷茫、惆悵、哀痛，當可想見。

一八九〇年，黃遵憲作爲外交使團的成員，隨晚清早期改良思想家、著名外交家，無錫美男子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國，第三次途經香港，賦七律《自香港登舟感懷》一首：「又指天河問析津，東西南北轉蓬身。行行遂越三萬里，碌碌仍隨十九人。久客暫別增別苦，同舟雖敵亦情親。龍旗獵獵張旃去，徒倚闌干獨愴神。」

詩歌抒發宦遊海外、飄蓬萬里之苦。這次詩人是以外交使團成員的身份，乘海輪抵達和離開香港的，感受與前兩次「猶自誤龍旗」、「不見黃龍上大旗」不同，而是「龍旗獵獵張旃去」。「龍旗」與詩人同在，而且「獵獵」作響，自是揚眉吐氣，親切、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但香港畢竟仍處異族統治之下，扯旗山上飄揚着的依舊是米字旗，所以又不禁悲從中來，「徒倚闌干獨愴神」了。

此後，詩人又兩度訪問了香港，對這塊國土魂牽夢縈。結束了長達十八年的外交官生涯之後回到上海，於一八九六年邀請比他小二十七歲、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梁啓超，擔任以宣傳維新變法爲宗旨的《事務報》主筆，賦《贈梁任父同年》七絕六首，字裡行間透露着對香港的無限眷念。

其一：「寸寸河山寸寸金，侮離分裂力誰任？杜鵑再拜憂天淚，精衛無窮塡海心。」意爲祖國每一寸土地都珍貴如金，只有思鄉心切的杜鵑和頑強執著的精衛，才堪擔當免使國土淪喪的重任。溫家寶總理二〇〇三年在香港發表演說時引用此詩，勉勵香港同胞團結一致、愛港愛國，是頗有深意的。

黃遵憲一九〇五年病逝於家鄉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境廬」書齋，終年五十八歲。一百多年過去了，扯旗山頭數易旗子；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高高飄揚着的是莊嚴的五星紅旗和紫荊花旗。雖然不是詩人日夜企盼和三次呼喚的「龍旗」，但他一生追求和擁戴維新變法，想來是會含笑九泉了。